

琴台客聚

精雕細琢的《第一爐香》

2017年許鞍華開始了《第一爐香》的導演工作，2018年初找到王安憶。當時王安憶正巧在香港中文大學講課，這段期間許鞍華可以就近跟王安憶詳談各個情節。王安憶快人快語，對許鞍華說，會花六個月寫劇本。醞釀了頭半年，王安憶終於在2018年8月交稿。王安憶交稿後便與攝製人員一起鑽研劇本，至2019年初許鞍華開始籌備各方面工作，同年5月22日正式開工。王安憶並不是第一次改編張愛玲的作品。正如上面所述，她在15年前改編了《金鎖記》。王安憶曾寫道：「許鞍華導演的香港焦煖劇團粵語版則向北皇冠平先生續約，時至今已超百場，並且愈演愈盛，檔期方出，票即售罄。其間，再得《色·戒》的委約，但因小說改編權屬限制，擱置有近十年光景，2019年方才面世。此前的2018年，許鞍華導演讓我替他操刀《沉香屑·第一爐香》電影劇本，事由也出自第一次合作。後來知道，當年許導從若干劇本中挑選我的這個，算得上知遇之恩，沒什麼可商量的，欣然接下來。」（見《明報月刊》9月號，下同）王安憶回憶編《沉香屑·第一爐香》的經過，指出：「選《金鎖記》練手編劇，潛意識裏，大約正是它的滿溢，人和事富足，方便排陣。《色·戒》和《沉香屑·第一爐香》，情形倒轉過來，四處都是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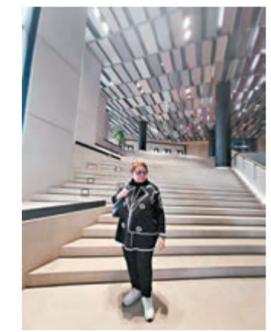


許鞍華與王安憶（左）攝於澳門。 作者供圖

爽姐私語

困愁城

去年底飛了一趟北京，主要是很久沒去北京了，所以趁機會飛去休息幾天，見見朋友，還想感受一下寒冷天氣，更想看看北京落雪。一位素未謀面的朋友阿安開車來接我，才見面就似認識很久的老朋友，自覺太有人緣了！哈哈！那次訂了兩間很有趣的酒店，是在市中心的潮流酒店，裝修得很有格調，那是給真正去休息度假的朋友享用的。北京發展和變化很多，只可惜我只有幾天，全都與朋友約上了，還說今年必定要再去，多住一段時間，怎知道世界變成這樣，一個疫症全世界變了樣，大家都只得坐困愁城。本來與接機的妹妹阿安去年有個約會，她籌組了一個舞台劇在內地巡迴至尾站深圳，我要過去觀看的，可惜因為暴動不敢出門，最後連尾場也趕不上看。數月後去北京，終於和她見上了，第一個晚上便拉我去大都烤鴨店，這些給遊客吃飯的店裝修挺不錯，設計的菜式很有詩意，看菜牌像看詩卷，挺有心思的。阿安跟我提及她的舞台劇，當時她的意向是想把那舞台劇搬到香港演出，她想找我一起研究，看能否實現她的夢想。



這間酒店的设计概念很獨特。 作者供圖

路地觀察

口罩文化

如今大家已習慣佩戴口罩，但國外對於口罩的討論還沒有停止。外國因有病例是戴口罩導致細菌感染（長時間佩戴），以及呼吸不順引致心臟問題，有些會出醫生證明。香港認識一位朋友是有皮膚問題的，醫生也建議別佩戴，但她也害怕其他人不明白，所以雖然常帶著醫生證明，但也不敢戴口罩，除非真的受不了。看到她這樣，真的希望大家不要再以獵巫眼光去看待人戴不戴口罩。朋友說歐洲等地，都有民眾對口罩有不同意見，但不在街上見到有人罵其他人，自己信口罩的，戴好，就應該是安全了。在這裏不會討論口罩成效，只是想分享一下口罩用法和見聞。我們在疫情之前已喜歡用布口罩，太太更會在長途旅遊中用大口罩遮眼擋光睡覺，我們在台灣旅行必會買大大的布口罩，冬天用來很溫暖。台灣因為坐電車

的人不少，寒風中頸巾容易飛來飛去，布口罩便沒有此問題，有些還相當厚，擋風一流。台灣有一種內裏的布是防水的口罩，用起來挺舒服，而且感覺不會濕淋淋。有西醫朋友告知，今年香港的流感率不高（但感染率和死亡率都比新冠肺炎高很多），他覺得是人人佩戴口罩的成果，自己就沒有生意了。有鼻敏感的朋友說自己少病了，也覺得是因為在出門工作的期間，戴了口罩暖了及不會吸入太多灰塵。香港人較緊張，較注意不同程度的保護，但其實除了較高規格的N95，有不少醫護也表示外科口罩若不是4小時更換一次，以及佩戴得正確，效果和布口罩不相伯仲。加上現在愈來愈重用的防菌防毒口罩，實在可以大大減低垃圾。用普通的棉口罩，我還是會多更換，及加點精油，至於外科口罩，還是去較高危的地方如醫院才會使用。

大地遊走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黃河篇瑪多之四高原反應

天快入黑，青藏高原上的風越發凜冽刺骨，海拔4,300公尺的瑪多縣城街道上空無一人，我急步往旅館走。快到旅館門口，想起自己還沒吃晚飯，連忙去找點吃的；旅館旁有一家飯館，推門進去，還未看清楚飯館內東南西北，頭脹痛了，氣上不去，也管不上吃東西了，趕緊奪門而出回旅館去。旅館大堂裏只有壯男老闆和一位服務員，壯男老闆問：「瑪多縣城怎麼樣？您還好嗎？」我說：「瑪多縣城很精彩，看到好多穿藏服的藏族人，藏族人都友善，我高興得要瘋了！但我現在頭痛呢，怎麼辦？」那是高原反應啊，您快去休息，動作要慢慢的；有需要幫忙就到服務台，我們24小時有人值班。」「明白，那我先休息了。」回到房間，第一時間躺在床上休息，睡了一陣，頭痛舒緩了，我高興得很，立刻梳洗更衣，然後上床睡覺，準備明天到黃河源頭去。夜半3點，欲裂的頭痛把我從睡夢中喚醒，我起床喝水，吃頭痛藥，好點了，我又準備睡去；誰知這次再也不能進入睡鄉，頭痛如山崩地裂，胸口塞滿棉花似的難以呼吸，只覺天旋地轉；我再爬起來喝水，但喝水後，我的肚子翻江倒海，最後吐了，滿房間都是下午吃的牛肉麵。我想到服務台去求助，但四肢麻痺，身子不能動彈，只能閉上眼睛，任由自己躺在床上騰雲駕霧，我感到自



熱情擁抱黃河源頭。 作者供圖

己身體愈來愈輕，好像人已飄浮在半空中，看到自己躺在床上。我對躺在床上的自己說：「不怕，天快亮了，天亮就出發到黃河源頭去，看到黃河源頭就什麼都不怕了！」不知過了多久，天真的亮了，腦海裏的黃河源頭美景竟讓我從床上掙扎著爬了起來，我支撐著四肢收拾好行李，然後到大堂和大個司機會合。大個司機看到我臉無人色，快要昏倒的樣子大吃一驚，「您還好嗎？」我氣若游絲回答說：「高原反應，辛苦！」「那我們趕快回西寧。」「不，我不回西寧，我要到黃河源頭去。」「危險啊！」「我從香港跑了2,000公里到西寧，又從西寧跑了500公里到瑪多縣城，現在還有百多公里就到黃河源頭，我怎能閉虧一篑呢？您對我有大恩大德，懇請您幫助我達成到黃河源頭的小小心願，好嗎？」我的央求讓大個司機眼泛淚光，他沉默不語，踏著堅定的步伐帶著我先吃早點，小飯館有熱騰騰、香噴噴的茶葉蛋、饅頭和稀飯，但我吃不下固體食物，只喝了半碗小米粥。從瑪多縣城出發到黃河源頭的百多公里路，渺無人煙，舉目所看全是黃土碎石，越野車在連綿不絕的砂石路上起伏閉眼。我在搖晃的車子裏閉目休息，一直保持深呼吸，大個司機全神貫注注視路面，牢牢握著方向盤，我們一起堅定地向着海拔4,600公尺的黃河源頭勇敢邁進！

百家廊

勝似天籟的鳥鳴

凡是周遭空間，若在耳邊沾了鳥鳴，無論是誰，都要靜心聆聽。有個大鬍子小矮人，在森林裏昏睡了好長時間。醒後，竟發現自己的大鬍子裏築了個小鳥窩，灰鳥媽媽正在裏頭孵五個鳥蛋。於是，他只好靜靜躺在那裏，享受著耳朵的盛宴。那種勝似天籟的鳥鳴，讓他安靜下來，呆呆仰望白雲在天空悠悠飄動。大鬍子小矮人口渴、飢餓，還有些腰痛，就這麼一直堅持著，用心體察著鳥爸爸給鳥媽媽送蟲子吃，生怕自己一動彈就嚇着了牠們。不久，他的鬍子裏傳來輕輕的「篤篤」聲，一隻隻小鳥啄出殼了！同鳥媽媽一樣高興的，是大鬍子小矮人，他說：「乖乖，我現在可以鬆口氣，扯根草莖吃了。」讀了這故事，我便替大鬍子小矮人抱不平，自己好不容易醒來，卻要忍飢挨餓，甘做「鳥巢」。然轉念一想，鳥媽媽、鳥爸爸能有多大罪過，無非找一微暖之所。記得有年夏天去山裏玩，聽見林中鳥鳴的天籟之聲。行程很緊的聽，也是餓着肚子聽了好一段時間，盡情享受著群鳥的啾啾。我把聽鳥鳴的樂趣，叫做「聽鳥鳴戲」，當然戲台最好是林中、澗邊和濕地。「杜鵑來，朱鷲去，空門深，新月細。當年潦水在，孤煙流長堤。鷺夢未深荻花驚，九皋最是鳴鳴笛。」大大小小、成片棲落的鳥兒，對着朝霞暮雲，舞裙影，弄婀娜，唱了一出出響在心底的堂會。入耳動心的鳥鳴戲詞中，我把自己投放進去，無數鳥鳴如大雨傾盆，嘩然成勢，似與海浪一起飛濺。鳥鳴是時間皺褶裏的蜜露，帶有光亮、質感和流淌性，如溪流在我的心頭歡歌。聲聲慢，鳥鳴如青玉與翡翠疊音；聲聲疾，牠則以不同聲調、密度，彈奏、敲擊、穿梭、拋擲甚至喧嘩。那一刻，不僅鳥聲，大自然的背景都跟著漂動起來，閃爍著迷人的光芒。你說：鳥叫得這樣美，彷彿空間中流光溢彩一般，若只在當下聽，一定會留下諸多難於回味的遺憾。是的，錄下或載

下鳥鳴音樂——來不斷聽吧，這絕對是不錯的選擇。鳥鳴，是需要經常用靈魂親近的畫卷，以赤誠之心親近，讓鳥鳴音樂盤桓在你的周圍。沒錯，你會用沉醉、出神的姿態，進入天籟的境界，要去贏得一席悅耳落地的。我告訴你，心進去了，便有別有洞天、靈光閃現的聲音，怒放、怒放。像天上的仙音，迷濛而真切，捲起白雪似的情思，與苗族少女的銀飾碰撞並交織。鳥鳴像富載多啦A夢的八音盒，不是站在一處的歌喉，如同流轉活躍的多名歌手——變換位置的聯袂之作。恍若上著精心擷取的音符，在聖佛的手心巧妙調和，然後對着翠鳥揚手一撒，鳥兒的歌喉便換作無數倍的晶亮模樣。是的，在我心裏，鳥鳴的聲音始終裝着上着的微笑，好暖，好涼。美國詩人沃倫在《世事滄桑話鳴鳥》說：「那只是一隻鳥在夜晚鳴叫/認不出什麼鳥/當我從泉邊取水回來/晚過滿是石頭的牧場/我站得那麼靜/頭上的天空和水桶裏的天空一樣靜。」鳥鳴時的那種寧靜，真的是佛系的。有人說鳥鳴聲像一種幻覺，在青色的蒼穹裏，天上有月，眼前有山，樹上有鳥，水上有荷，其時，人正站立其中。月色亮白，瑩瑩若夢，夜鶯聲鋪了一地。鳥鳴的樣子，甚是婉轉，像月色扶風穿葉。青黃的枇杷，如同是鳥鳴餵大的，香氣馥郁，果實累累。在枝頭嘖嘖喳喳的那一群鳥兒，是否還是前幾年鳴過的呢？時光一直在游移，一刻也不停歇，只有《詩經》中盛開的鳥鳴不曾變舊。但是，還是有很多人喜歡跋涉，來親近鳥鳴的現場。因為一陣陣的野鳥之鳴，跡化於心，像流動之泉，或蒸騰成水霧，變做垂掛在心靈草莖上的露珠。世俗的人吶，停下忙碌的腳步吧，去田野、去林間，聽一聽像樣的野鳥之鳴吧。你看，月華浮水，山影清涼，鳥鶯和鳴，多麼不易啊。倘若半路錯過，必不可遇。今晨或今夜，我只想朝陽或月色裏行走、半倚着，倏然聞得一聲聲鳥鳴，做個忠實聽客。鳥不飛，人不動，就這樣相隔對望，鳥鳴

像穿石繞樹的天然小溪，又似純真少女那清亮聲音，不沾風塵，遠離喧嚷，喜鶯、黃鸝、黑燕、麻雀、布穀鳥等等，無不展現絲絃、管竹之韻。散文家安寧說，在所有鳥叫聲裏，他最喜歡布穀鳥的聲音。那能穿越無數個村莊的「布穀、布穀」的歌唱，響亮而頻繁，是從大地深處穿越來而的叫聲。而有「長笛手」雅致的翠鳥，身材小巧玲瓏，鳴聲悠揚似笛，又如清脆悅耳的銀鈴鑼；若一旦牠捉到了魚兒，則會換上另一種愉悅的腔調歌喉。「坐秋色，鳥鳴空」，則是另一種意境。秋的背影是深邃的幽靜，要坐在厚厚的枯葉上聽鳥鳴的。也許，每個人都曾在春秋體會過「鳥鳴空」的幽靜深長意味。「鳥鳴空」往往是面向生命繁華落盡——有某種深遠精神指向的。這樣的叫聲，裝滿了一籃又一籃，便拓寬了心覺的思維深度。鳥是先知的，無論鳴春和鳴秋都一樣，因為牠每天貼着雲弦生活。一個人到山裏去，看清塘鳴鶴，涼風略帶春意。草叢裏，幾隻大山雀正在相互追逐。遠遠看去，只是幾小團蹦蹦跳跳的灰霧。聲調柔媚、清晰，吐音似用碧紗濾過。有人說，鳥鳴大多是在鳥兒在求偶，但我以為那是像蟬鳴一樣的動物常規本能。鳥兒從不管腳下土地的貧瘠與富庶；彼此時刻用聲音唱和，就像昔日的詩人和書法家用小溪做曲水流觴的遊戲一樣，也許互訴衷腸，更多是見證心靈的悠揚。一個人開心無掛，沿着水邊林梢的鳥鳴一路走去，浮月鳥影，亭橋同立，淪陷在這片情境裏。鳥鳴聲在水畔漸漸稀落下來，應是向鳥心歸巢了。天籟在天、在水，亦在我清亮的眼眸。突然想起巴金的《鳥的天堂》：……拍掌後，樹上到處都是鳥聲和鳥影，大的、小的、花的、黑的，有的站在樹枝上叫，有的飛起來，有的在撲翅膀。畫眉鳥站在小枝上興奮地叫着，那歌聲真好聽……今天，我所在的水邊；若有舟可渡，當搖櫓划槳，駛向鳥心，循着清冽的水聲，看攪碎了的月影，聽鳥樹上鳥鳴如席，該別有一種情趣吧。

老房子

家裏有一棟老房子，兩層高，外頭看，紅磚到頂，白灰勾線，方方正正。從前檐短後長的坡式屋頂，苦著標準的機製水紅大瓦。風磨日曬，水紅色整體沉澱成了暗紅色。房子一層六間，豎三根通頂紅磚方柱，開兩個紅漆大門，兩側各有一間帶窗的耳房凸出。整棟宅子上下左右都對稱。二樓有一排淡灰色的雕花欄杆，用的不是石料，水泥倒模而成，蘭竹牡丹的題材，拙樸中倒也頗顯意趣。說是老房子，其實還不滿40年。改革開放之初，由父親兩兄弟合資所建。建成後屋中間築了一道牆，正好一人一半。除了後樓的廚房和樓梯，平行設在西邊，兩家的內部格局幾乎一模一樣。初落成那十年，站在茫茫一片灰撲撲的青磚灰瓦裏，威風凜凜。後來，周圍樓宇不斷冒起，歲月浸潤不止，老房子終於顯現出了樸實無華的本色。為了跟得上居住的實際需要，房子裏頭的牆面、地磚，乃至門窗、隔斷，先後都裝修改建了幾回，但外牆一直保留著初時的樣子。稍稍不同的是傍在紅磚方柱上一架舊窗，日久年深，綠了，成了一張密實的大網，把一樓和二樓隔成了不同的光陰。一樓四季濃蔭，二樓光照充盈。尤其是春天，薔薇花開，數以萬計的淡粉色花朵，招惹過遠近無數的相機。直到十年前，拆掉老房子重建的家庭提議，不斷被提及，每每徵求意見時，作為在房子裏居住時間最短的人，我次次都投下反對票。見我態度堅決，幾經商討，家裏人也漸漸從非拆不可過渡到了模稜兩可。到了近兩年，各人年歲增加，愈發不再有人提及。衣不如新人不如故，歷經風霜的老房子，早已不止是遮風避雨的住所。普通人家的老宅，於普通人而言，承載的記憶密碼，絕不會輸給600年的紫禁城。一切跟家有關的觸摸，最外圍的輪廓，便是最不起眼的房子。大門上斑駁陸離的漆皮，窗戶上紙窗棂花窗棂的痕跡，地磚上細碎密緻的裂紋，牆角處結了一半的蛛網，屋檐下灰泥築成的燕窩，井台石階四周蔭生的綠苔，隨意瞥一眼，都與昔日生活有一道抹不去的勾連，能瞬間復活活潑多年的瑣碎場景。記憶沉澱池裏的神奇魔法，讓這裏發生過的歡快、委屈、艱辛、痛苦，和幾乎快要想不起來的微妙感受，自動披

水過留痕

我又不是錢，人人認識

在攝製工作場地的化妝室內，幾位演藝人和幕後製作人員正談論著一件事情，事緣有某位小有名氣的藝人進入錄影廠時，身邊既有經理人、助手陪同，還有私人的化妝師、髮型師、服裝師（行內簡稱為梳化服），頗有排場，被同場的資深演藝人指有部分新晉的演藝人過於「炫耀」，辣人眼睛。有演藝人嘻嘻哈哈開玩笑說：「聽你這樣說，怎麼我有種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的心情嘅！」其實，各行各業都有着他們營生的套路，不管是什麼年代，不論任何國家民族，於演藝界來說，投資人也好，年輕一輩的演藝人也好，往往都是較「急功近利」者居多，製作公司或經理人公司已將演藝人推至更市場化，所以有練習生交錢「購買」培訓服務，公司提供培訓和出道資源，能受觀眾歡迎及「吸金」能力強的，才會獲公司「補助」，故此說什麼偶像，流量小生花旦，亦需要有好作品好表現，將自己「名成利就」的壽命延長。而資深演藝人自嘲地說：「演藝人又不是『錢』，人人認識！」潛台詞是大家都奔着『錢』去，有些情況還與價值觀背道而馳，急躁的「吃相」自然難得。「雖然演藝人的實力派門一直都在，也不會缺乏後來者，只不過多數按現在的膨脹速度太快了，實力才能更經得起歲月跟市場的考驗，淹江後浪推前浪下，優秀的演藝人會更多被『淹沒』在人海裏。」不是嗎？商業利益掛帥下的演藝圈及很多行業都在「吹泡泡」，也不乏有些人為一己利益，只視「錢」為「大佬」，把任性當作「個性」，任意踐踏侮辱甚至傷害別人的言行，所以大家三觀不合時，人家多說一句道理，都被他們視為「廢話」！

